



牢记阶级仇

山东人民出版社



牢 記 階 級 仇

山东省貧农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編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 濟 南

前 言

目 录

九死一生.....	胡兆英(1)
人間地獄.....	王永汉(12)
出狗殯.....	閻季华(21)
深仇难忘.....	張繼增(25)
含泪忆家史.....	沙德美(32)
牢記階級仇.....	李玉花(38)
回忆对比 党比娘亲.....	刘玉秀(46)
藕灣头惨案.....	李存仁(52)
革命到底.....	(60)

九死一生

·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會議代表 胡兆英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有仇有恨的苦孩子，在血和泪里泡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受的那些害，遭的那些罪，簡直沒法提了。我一家七口人，被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一伙反革命分子残杀了六口，剩下我自己，也是九死一生，差一点被他們杀害了。现在，我头上还留下一个拳头大的伤疤；从那时候得的“羊癩风”，每次犯病就昏过去。提起这血海深仇，我就悲憤难忍，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痛恨那罪恶的剝削制度！

逃荒十几年 土地被霸占

我娘家是莒县平柳河庄。解放前，我家祖孙三代受穷。爷爷从小要飯，給地主扛活，被折磨得生病死了。那时俺爹不满一岁，奶奶抱着爹逃荒要飯到了日照县。

旧社会到处是火坑，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到了日照县，連个住的地方都沒有，奶奶带着爹沿街討飯，风里来，雨里去，流落顛波了十几个年头。冬天沒的穿，就到野坟地里拾点死孩子衣裳穿。家里穷得什么也沒有，只有一口小破鍋和一个黑碗，做飯就用这个黑碗当鍋盖。爹二十一岁那年，日照县斜屋村有一家

姓刘的貧农，見爹忠厚老实，就招他做了养老女婿。这就是我的姥娘家。

爹在姥娘家，辛辛苦苦干了七、八年，还是穷得吃不上飯。这期间，娘已生下我們弟妹三个。在旧社会，穷人添人如添苦，人口一多，生活就更难熬了。我六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爹和娘又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老家平柳河。过了两年，我和奶奶也从日照县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以后，我家已經七口人了：奶奶、爹、娘、弟弟、两个妹妹和我。日子过得更紧了。那时，我家的四分地（合市亩一亩二分地），早被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霸占去了。

胡德江、胡德河是平柳河的大恶霸，反动道会門“仙天道”的头子。胡德江的三儿胡长正当过汉奸，和当时的大汉奸朱新斋有勾結。胡德江、胡德河依仗权势，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是庄里的“站街虎”。

有一天，我爹向胡德江要地，这个恶霸把眼一瞪，指着我爹的鼻子說：“胡长清，你这穷鬼穷不起啦！你爹使了我的錢，这地早作价卖給我了。”我爹听了，又气又恨，就質問恶霸胡德江說：“你說我爹使了你的錢，有什么凭据？”恶霸拿不出凭据来。接着我爹又追問他：“你說把地卖給了你，为什么这地契还在我手里？”說着，我爹就从腰里掏出了地契。这个恶霸当着老少爷們的面，实在賴不过去了，就把这四分地退給俺了。誰知，这一要地，大祸就来了。

恶霸密謀下毒手 亲人五口喪性命

一九四一年秋天，高粱晒紅米了，家里穷得沒有一粒粮，一家老小靠吃野菜充飢。七月二十一日，我爹出門去了，弟弟妹妹餓得直哭。娘忍心不过，就到自己地里掐了几穗高粱来家做“糊粥”喝。两个恶霸誣賴我娘偷了他的高粱，就拿这个作借口，密謀杀害俺全家。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暗地里指使他的狗腿子胡德庆去下毒手。胡德庆在东北当过十二年上匪兵痞，杀人成性。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提着一个鐮头找到俺家里来了。一进门，碰到我娘二话沒說，掄起鐮头就朝她头上劈，娘看事不好，就往院子里跑。凶手急忙赶上去，又一鐮头，只听到俺娘“噉”的一声，娘的头被劈成两半，倒在于血泊里。在娘怀里吃奶的小妹妹，也被凶手摔在一旁。这时五岁的弟弟吓得哇哇地哭着扑过去找娘，这个狼心狗肺的凶手連五岁的孩子也不肯放过，赶上去双手捧着弟弟的脖子，恶狠狠地罵道：“去你媽的！”又把弟弟活活地抹死了。我和奶奶吓得大声哭喊：“救命啊！救命啊！”这时候左邻右舍都在坡里干活，没人来救。凶手抹死了弟弟，又拾起鐮头奔我奶奶来了，朝我奶奶的头上又是几鐮，可怜她老人家的头也被劈得脑浆和鮮血都淌了出来。我哭着去拉奶奶，凶手又朝我头上砸了一鐮头。我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赤手空拳的妇女、孩子，就这么平白无故的被恶霸凶手杀害了。

爹出門回来，看到一家人东倒西歪，血流滿地，奶奶、

娘、弟弟都死了。吃奶的小妹妹滿身血糊糊的，我的头上正淌着血，只剩下了一口气。爹慌忙給我包了包，从院子里把我抱进屋里。六岁的二妹妹，当时不在家里，沒有遭杀害。她从外边回家一看，朝着爹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哭着找奶奶、找娘。爹对着死去的亲人，心疼得象刀割一样，仇恨的怒火在他心里燃烧着。怎么办？打官司去！爹也知道旧社会穷人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可是，不打又怎能忍下这口气呢！于是他就告到了当时的汉奸区公所。旧社会，汉奸、地主、恶霸一个鼻孔出气，哪里有穷人說理的地方！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用錢买通了伪官府，杀人凶手胡德庆跑到大汉奸朱新斋那里被保护起来了。結果，冤不能伸，仇不能报。这两个恶霸还是照样作恶，沒有动着他們一根汗毛。在旧社会，穷人就是这样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啊！

后来，我的伤口化了脓，五、六年沒有好。热天里，血和脓流在脸上，蛆从伤口爬到鼻子里，眼看我也活不成了。父亲和穷邻居們把我抬到紀家店子，求亲告友，才給治了治，总算活下来了。我的两个妹妹因为受了惊吓，連病帶餓，不久也死去了。一家七口人死去了五口。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还是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再遭胡德江、胡德河的陷害。晚上，父亲把我藏起来，有时躲到山沟里过夜。那时我只有九岁，生活逼得我担起家务担子，分担着父亲的憂愁。

家乡初解放 敌人夺“印把”

一九四五年，我的家乡解放了。父亲听说来了共产党八

路軍，高兴地叫着我的小名說：“小文啊，咱穷人的苦日子可熬到头了！等你长大了，我領你当八路軍去，再不受那些恶霸的欺侮啦！”不久，俺庄来了工作队，講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組織起了“农救会”。苦大仇深的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参加了农救会，我头一回看到他脸上有了笑模样，話也多起来了。他常对我說：“咱穷人要翻身过好日子，就得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

父亲在党的教育下，階級觉悟很快提高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了民兵。

这些事，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們知道共产党来了沒有他們的好日子。我們也不会忘記被他們残害的階級仇。于是，他們就千方百計地想鑽进来，把大权拿到手。

那时候，俺庄刚解放，对敌斗争还没有全面展开，階級成分还不大清楚。“仙天道”分子商余就趁这个空子混入党內，当了村指导員；“仙天道”分子胡兆瑞当了公安員。印把子被坏分子夺去了。

这些人表面上伪装积极，甜言蜜語地靠近工作队干部，也喊“共产党万岁”，暗地里却和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勾結一起，打击陷害貧农。他們还想拉攏我父亲。父亲沒有上他們的当，一直和他們作斗争。当时庄里有个老貧农枚传吉，当过八路軍，复員来家后，看到他們吃喝嫖賭、为非作歹，就同他們作斗争，因此成了階級敌人的眼中釘。到反奸訴苦的时候，这帮坏蛋就进行阴谋策划，借机斗争了枚传吉。当时

我父亲坚决反对，就質問他們：“枚传吉是老貧农，是复員軍人，为什么要斗争他？”坏蛋沒話回答，就污蔑枚传吉的弟弟偷了別人的东西。父亲把这事反映到区上，后来区里来人，經過調查，依照黨紀國法，將有關人員进行了处理，选我父亲当了村指導員。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区里在任家口村召开了十五个村莊的群众訴苦大会，父亲在会上訴了苦，揭发了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的罪行。这事，当天就传到了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的耳朵里。他們恨透了我父亲，想等我父亲一来家就把他治死。当天晚上，父亲开完訴苦会回来，到村团部去開門，誰知胡德江、胡德河和他的二儿胡长平早在村团部的廁所里隱藏好了。父亲刚要開門，三个凶手一下子竄出来，正要下毒手，被村里的人冲散了，才沒被害死。

恶霸怀恨在心 父亲惨遭杀害

这次暗害未成，恶霸們又派人来吓唬我父亲說：“你要小心点，要留点后路，要不，你就得死在‘进步’这两个字上。”我父亲沒听那一套，斬釘截鉄地回答他們說：“有党給我作主，就是死，我也要斗争到底！”父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組織貧农，斗争了这两个地主恶霸，分了他們霸占农民的土地、牲口和其他財產。

这时，俺莊的階級斗争更加尖銳起来，地主恶霸坏蛋們时刻在进行阴谋报复。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父亲从“民兵联防”队部駐地西涝

坡来家刨花生，刚吃过晚饭，胡德江的四儿胡长德来找我父亲给他开个“路条”，说是第二天要去赶集。父亲真的相信了，就到村团部去给他开“路条”。谁知道，这一去，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我一直等着。等到深夜，也没见父亲回来。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去找父亲，找到村团部，屋门敞着，没有个人影。我又到庄外花生地里去找，还是没找着。

我一边哭，一边找。在路上，拾到了父亲的一只鞋。可是父亲哪里去了啊！一天，两天，三天……，我心里慌成一团。我一个人该怎么过日子？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啊！

过了不久，我接到一封用我父亲的名义写给本庄富农胡馐的信，上面还盖了我父亲的手戳。信上说我父亲携枪到高密投了国民党，住在高密“三义栈”，叫胡谨好好“照顾”我。他们派人拿着这封信念给我听。我想：父亲常对我说，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怎么能投了国民党呢！我不相信。庄里一些穷兄弟爷们也不相信，他们说：“胡长清老辈子受穷，共产党来了才翻了身，绝不会走那条道！”这时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一伙反革命分子就在庄里散布谣言说：“胡长清带着公款和枪投了敌，已经从高密来信了。”

从这以后，他们就拿我当“伪军家属”看待。地主恶霸胡德河还不死心，晚上经常反穿着皮袄，蹲在俺家门口，想等我出门时把我砸死。我吓得早晨晚上不敢开门。这个恶霸就借这机会把俺家的磨、秫秸、瓜干、被子等，都抢走了，想

把我活活餓死。恶霸胡德河来抬俺的磨的时候，我在屋里看见了，就喊着不叫他抬。狠毒的恶霸竟用扁担从窗框子里伸进来，狠狠地打了我几扁担。我挨打受吓，昏过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得了羊癫风，精神失常，隔些日子就犯一回病，一犯病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回，胡德江的三儿媳在街上碰到我，装出可怜我的样子，叫着我的小名说：“小文呀，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你爹心真狠，怎么能撇下你走了。到俺家来耍耍吧。”到了她家，又对我说：“你不是爱吃干饭吗？我做的小米绿豆干饭。”说着就给我盛上了一碗。当时我就想：人家说胡德江的三儿媳是个“女妖精”，菩萨嘴刀子心，对我怎么这样好呢？我接过碗来吃了一半，觉着有股恶味，就没有再吃。回家后昏迷不醒，躺了三天。原来是这个人面兽心的“女妖精”，在干饭里下了毒药，想把我药死，只因为我吃的少，才没有药死。

这年除夕，我还盼着父亲能回家过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几斤麦子换了几斤面，准备父亲来家包饺子。这天晚上，我正在屋里和面，恶霸胡德河用一个炊帚蘸了屎从窗户投进我的面盆里，接着又用石头砸我，面盆也被砸碎了。地主恶霸就是这样迫害我啊！

我找不到父亲，整天担惊受怕，又没的吃，一个人经常在屋里哭。我被折磨得不象个人样了。

后来，区人民政府觉察了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想杀害我，又看到了用我父亲名义写来的那封信，信上的发信地

点和郵戳对不起头来，知道这里头有鬼，就决定派工作组来俺庄进行调查。

血案真相大白 牢记阶级仇恨

一九四七年二月，区人民政府工作组到了俺庄。我见到了亲人。工作组的王大姐照顾我吃穿，时刻不离我身边，生怕再遭敌人的毒手。

工作组经过详细调查，才知道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被斗以后，一直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想杀害我父亲。他们二人和他们的四个儿子，勾结了一伙坏蛋，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九月六日、九月十二日，就在胡德江家里开过三次会，密谋杀害我父亲。他们认为杀了我父亲，平柳河就没有人敢出头反对他们了，他们在平柳河就可以为非作歹。胡德江在他们的密谋会上说：“有咱就没有胡长清，有胡长清就没有咱，非杀他不可！”胡德河还说：“你们放心，打死胡长清，一点事都没有，打官司他都没有人了。”他们一条一条地商量的杀死我父亲的办法，有的去找我父亲开“路条”，有的去笼络监视积极分子，有的在村团部等着打。他们还发了誓：“谁要走漏了风声，就叫他和胡长清埋在一个坑里。”

就在十月二日那天晚上，恶霸胡德江、胡德河这伙反革命分子商量好了，趁我父亲来家刨花生这个机会下毒手。他们一面把积极分子笼络起来，派人去讲“三国”，一面叫胡德江的四儿胡长德去骗我父亲到村团部开“路条”。就在我父亲开“路条”的时候，胡长德遮着灯影，胡德河拿着一个铁锤偷偷

地进了屋，从背后朝我父亲就打了一铁锤。因为打得不准，没有打倒，父亲喊了一声，伸手就去摸自己的枪，想往外跑。这时，胡兆瑞在门口堵着，一下子把我父亲摀住，接着五、六个凶手一齐上来，铁锤、斧头、棍子乱打一阵，父亲被打昏了。凶手们用绳子把我父亲捆起来，吊在梁头上。胡德江的二儿媳妇、三儿媳妇都去了。凶手们带着刀，把我父亲的耳朵、鼻子和睾丸都割下来了。我父亲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地割死了。害了我父亲，他们又在酒里滴上我父亲的鲜血，喝了“齐心酒”。当晚他们偷偷地把我父亲的尸首埋在下河里。

杀害我父亲后，他们拿到了我父亲的手戳，一面用我父亲的名义写了封假信，叫胡德江的大儿子胡长功带到日照县东关邮局发出，一面在庄里造谣惑众。他们又想出各种狠毒的法子，想把我害死，把俺一家人斩尽杀绝。

可是，解放后是穷人的天下！他们一手遮不过天来，他们做的坏事终究瞒不过群众，瞒不过共产党。

三月二十五日那天，工作组的毕同志一早就去叫我，他告诉我说：“小文，你父亲被杀的案件查清了，害死你父亲的凶手都逮捕了。现在咱们就去扒你父亲的尸首。”我跟着毕同志到了下河滩，尸首扒出来一看，还使猪毛捆绑着，鼻子、耳朵都没有了。看到父亲死的惨状，我心里象插上了万把钢刀，难受的嚎啕大哭起来。我想到父亲受了半辈子苦，刚直起腰来，就叫那万恶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害死了。我越想越难过，越哭越厉害，在场的叔叔大爷们也都哭起来了。

反革命分子、地主惡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他們的四個兒子等七名凶犯，被人民政府逮捕，當場槍決了。凶犯胡兆瑞當時逃跑了，一九五三年也被我政府逮捕歸案，判處了無期徒刑。

共產黨給我報了三輩子的血海深仇。只有黨和毛主席才是我的親人，沒有共產黨，我早就不能活在這個世界上了。從那以後，黨一直派王大姐、盧大姐帶着我，直到把我帶大，出了嫁，才放下心。現在我已經有了五個孩子，也是七口人的家了，可是比我奶奶、爹、娘那時的七口人的家，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和我丈夫在舊社會都是一棵藤上的苦瓜。俺們常說，要教育子孫后代，永遠不忘過去的階級苦，永遠不忘階級鬥爭。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參加了山東省貧農下中農代表會議。我從心里感到高興和光榮。在濟南，我向許多工人和幹部訴說了我家的血淚史；回莒縣以後，又向機關幹部和學校學生訴說了我家的血淚史。在舊社會，我這個被地主惡霸的刀按在脖子上的苦孩子，今天能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成了貧農下中農的代表，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當家人，讓我在許多大會上控訴過去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使廣大幹部和群眾都能知道貧苦農民在舊社會所受的殺害和悲慘遭遇，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過去的深仇大恨，要永遠跟着共產黨和毛主席走，把革命進行到底！要堅決同一切階級敵人作鬥爭，搞好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

人間地獄

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會議代表 王永汉

旧社会的农村，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獄。我們貧苦农民成年累月被地主阶级踩在脚下，不得翻身。我今年六十五岁，在那个人間地獄里，整整熬了四十三年。所受的苦，真是几天几夜也訴不完！

父亲死无葬身地 我年九岁陷地獄

我是菏泽县高庄公社高庄集人。解放前，俺家祖孙四輩給地主扛活。我記事时，全家七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在地主家的一間小柴禾屋里。爹給刘家地主干活，劳累得生了重病，比豺狼还狠的地主，怕爹死在他家里，就把俺全家人从小柴禾屋里赶了出来。一家人无处存身，东奔西跑。以后穷兄弟爷們帮助，盖起一个小草棚住着。到了冬天，大雪封門，一家老小冻得縮成一团。全家人餓得面黃肌瘦。

爹看着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对娘說：“我还是出去扛活掙点吃的吧！”娘哭着劝爹說：“你一身病，怎么能再去受地主的折磨啊！”爹含着眼泪搖了搖頭說：“穷人哪能顧得这些，明明是座刀山也得往上爬啊！”过了不几天，爹就到一戶姓楊的地主家里扛活去了。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世上的地主一樣狠。爹在地主家里，勞累折磨，不得溫飽，病更重了，又被趕出門來。不久，爹就死在這地主的“刀山”上。爹死以後，連個葬身的地方都沒有。娘領着俺兄妹們去求告地主，狠心的地主罵着說：“我這地裡沒有埋死鬼的地方！”把俺娘兒幾個轟出大門。在那個吃人的社會裡，窮人的處境就是這樣的悲慘。活着沒有出路，死了，還沒有葬身之地啊！

自從爹死以後，我整天跟着娘要飯吃。那時，窮人吃的不如地主家的狗。有一次，我餓得心慌眼花，就到地主家的狗食盆裡挖了點狗食吃。地主發現了，喚出狗來咬我。那惡狗張牙咧嘴撲過來，咬得我兩腿鮮血直流。這樣的窮日子，娘實在沒有法子好想。我九歲那年，一天，村里的大烟鬼高克明突然來到俺家。他花言巧語地对娘說：“高庄集有個趙師爺，是個有名的財主，就是缺個支使小。你孩子要是去，受不了苦，遭不了罪。”娘被他說得沒了主張，就摸着我的頭，流着眼淚說：“孩子，這苦日子難熬啊，你到趙家混碗飯吃吧！”我一听要離開娘，一頭撲到娘懷裡，哭着說：“我不去，跟娘餓死也願意。”娘萬般無奈，最後還是領着我跟隨大烟鬼高克明來到趙家。

這趙師爺，外號叫“趙閻王”。這個人一臉橫肉，兩隻狼眼，凶惡得很。他在黃河碼頭上當過“師爺”，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在高庄集一帶霸占了一片土地。我和娘一到他家，趙閻王立刻指使狗腿子蘭二拿出筆墨硯台，寫了一張“賣身契”，上寫着我終身賣給趙閻王，身價五百銅錢。娘一听要她